

## 南湖头条

王瑶



前些日子去西直门附近办事,当我驾车缓缓驶出停车场时,一个身穿浅蓝衬衣,下着深色长裤,一头齐耳短发的收费员箭步走到车旁,她一边礼貌地向我敬个礼,一边伸手接过我从车窗递出来的停车卡,如若不是看到她那鲜亮的指甲油,我也许不会留意她。这个柳叶眉、大眼睛的女人,谈不上惊艳,倒也养眼,她淡妆粉饰,口红却是鲜红的色调,虽十分惹眼,却不觉俗气。刷卡后,她一边伸手比画“八”,一边笑着说“八百分”,这三个字在我大脑里停顿数秒后,才被换算成元。她的话非但没让我反感,反倒让人感觉到她的一丝俏皮。我向她询问去东四环的青年路怎么走,她不仅耐心地给我指明方向,还把所经路段的显著标志都说得一清二楚,真没想到她还是那个活地图。当时正值傍晚,落日的余晖映照在她身上,竟好似一幅灵动的风景画。

## 生活的态度

当我们习惯于现代化的写字楼办公,可以优雅地喝咖啡,可以静静地倚窗眺望,很难想象在这样风吹日晒的工作环境中,在这样嘈杂的露天车场,这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,不仅没有被漫天的尘埃和高分贝的噪声遮蔽,反倒以鲜亮的妆容示人,以乐观风趣的态度待人,能有这样美好的生活态度真是难能可贵。

我曾心血来潮和闺蜜一起在露天广场学跳舞,当我看到几个身材高挑的舞者在最前排翩然起舞时,忍不住羡慕她们的青春和美丽。可是等到曲终人散时,我才发现那些我臆想中年轻曼妙的脸颊上居然都已爬上了皱纹,她们虽年近花甲,精气神儿却宛若青年。如果说二十岁承载着玫瑰之芬芳,那五十岁的确蕴含着牡丹之端庄大气。这样看来,美和年龄是无关的。

我家附近有家饰品店,经常挤满赶潮的年轻女孩,我曾几次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,她穿着朴素,却总是熨烫得十分妥帖。她头发灰白,喜欢盘古典朴素的发髻。后来,我得知她十几年前下岗后,一直在附近的写字楼做保洁,生活很拮据。女儿大学毕业后,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母亲买下这个贵重的发卡,

从此她就经常趁午休时间拿着发卡过来盘头发,她说这样不仅能时时把女儿的爱带在身上,还能天天保持一个好心情。

我更欣赏那些身处逆境却依旧保持优雅生活的女人。《上海的金枝玉叶》主人公原型郭婉莹,被誉为“上海最后的贵族”,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创办人郭标的小女儿。她曾经锦衣玉食,应有尽有,后来却历经风雨,遭遇了丧偶、劳改……但三十多年的磨难并没有使她心怀怨恨,无论是做富商的千金,还是一贫如洗的平凡女子,永远不变的是她的优雅,她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,穿着皮鞋去菜场卖咸蛋。有人问她在那段劳改岁月,为何能好好地活下来,她优雅地挺直脊背说:“劳动有利于保持形体,不在那时急剧发胖。”面对苦难,她始终保持优雅的姿态,将波涛汹涌化作心底深处的平静,这样的名媛实在让人折服。

古往今来,有多少热爱生活的人感染着我,他们让我明白怎么样生活与年龄无关,与职业无关,与金钱无关,与境遇无关。一个人的生活面貌源于内心,却反映了他的生活态度。也许你并不富有,也许你已不再年轻,但只要心怀美好,一样可以优雅地生活。

诗品时空

## 税嫂

王东风



赞美的话语在脑中萦绕,敬畏的情怀在心中扫描,大别山上有你美丽倩影,淮河边有你婀娜多娇。

税务有你是我们的自豪,家庭有你是税干的骄傲,爱美心细贤惠是你天性,敬业忠诚奉献是你情操。

众多女性中你看似渺小,生活航行里你能抵惊涛,欢声笑语伴随你我身边,酸甜苦辣印证每天辛劳。

心细如丝找准工作目标,柔情似水向往生活美好,大爱无疆心系千家万户,战胜困难尽显不屈不挠。

心胸宽广放声劲歌劲舞,相夫教子诠释妻母荣耀,点燃人间温暖一生灯塔,辛劳持家光大中华孝道。

为国聚财不怕雨雪风暴,语重叮咛坚信白头偕老,严格执法勿忘优质服务,税苑奇葩惊艳世人倾倒。

征途中有你就有欢笑,家庭生活有你就有味道,选择税收履职尽责清廉,嫁给税干心甘情愿回报。

羞涩少女成为光荣税嫂,岁月年轻使你不再俊俏,无烟战场方显英姿本色,人生阅历铸成独具风骚。

经济发展迎来世界聚焦,幸福安康和谐诚心祈祷,安全关爱实际一生追求,事业辉煌欣慰还看今朝。

税收史册记载成就写照,面对现实沐浴未来拂晓,渴望享受静谧生活天空,眷恋情缘思念事业熏陶。

心灵小札

## 寂寞的枯荷

樊立燕

西边的云霞绯红,我久久伫立在荒草丛生的荷塘边,凝望着那一池的枯荷,心中充满无限惆怅。

这是一处枯草掩映下的荷塘,在秋天的夕阳下,一切都显得那样寥落。目光所及之处,是一池让人心疼的枯荷。荷叶有的枯黄,有的乌黑,干瘦得挤不出一滴水,就像一块块缩了水的破旧的棉布。有的打着卷儿,尽可能地把枯瘦苍老的身躯蜷缩起来;有的连蜷曲的力气都没有了,任由自己无助地垂落下来。在冰冷的池水中,荷茎有的高傲地站立,似乎要用尽力气擎起那片片枯叶,完成它最后的使命,那股倔强的劲头,让人肃然起敬;有的恹然地斜躺在池水中,即使倒下,也不会弯曲,留下了一份气节。放眼望去,已寻不见荷花仙子的芳踪,只是满眼的残败,有种悲壮和苍凉之感。然而,绝不是颓废,无论如何,它都能让人感到一种傲然的气度和风骨。秋风过处,吹起涟漪阵阵,微寒。枯荷苍老而坚硬的身躯随风颤动,疏朗的叶子摩挲着,沙沙作响。

我独自徘徊在荷塘边,低头沉思,心痛不已。我努力在脑海里搜索着,除了“秋阴不

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”之外,似乎极少写枯荷的诗句。可我却清晰地记起了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句子:“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,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,像婷婷的舞女的裙。层层叶子中间,零星点缀着这些白花,有袅娜地开着的,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;正如一粒粒明珠,又如碧天里的星星,又如刚出浴的美人……”如今,那田田荷叶,朵朵荷花,阵阵荷香已不见踪影。思绪飘飞。我想起了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情趣和灵动;想起了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的清新脱俗;想起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盎然生机;想起了“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的欣欣向荣。我仿佛看到了朱自清先生在荷塘边踱步流连;听到了杨万里的欣然赞叹;看到了柳永凌万顷碧波而极目远眺的身影。然而,有谁会多看枯荷一眼?有谁不惜笔墨来把枯荷咏叹?我们总是在渴望享受美丽,得到满足后,无情地离去,在回忆里留恋曾经的美好,而忘记了关注那份美好如今的样子。

我想起了信阳最美的乡村祠堂的荷,虽未在她绽放的时节与之相遇,一睹芳容,但我知道她一定有着秀美的容颜。也知道很多爱荷之人慕名而去,留下了美好的画面,美丽的身影,也纷纷把美妙的情思织就和寄托。如今,我在想:那一池碧荷怎样了?她们还好吗?也许如眼前的枯荷一般寂寞和凄凉吧。现在,



我急于想去看望她们了。

枯荷,静静地伫立在一池清水中,没有了伊人在水一方的温婉,也没有了“那一低头的温柔”,更没有了“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。可是,它宁折不弯的姿态,展现着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高洁品质和傲然风骨。我想说:枯荷是美的。这种美来自灵魂深处,是绽放生命之后积淀而来的深沉的美。即使残败,这美也不减分毫。然而,枯荷又是寂寞的。这寂寞让它如此美丽。

袅袅兮秋风,萧萧兮木叶。枯荷,寂寞的枯荷……

流光碎影

## 砒霜与蜜糖

许娟

仿佛就在一瞬间,眼角显出一道抚不平的纹路,一根根白头发也不甘寂寞地从浓密的发际探出头来,让我在镜前顾盼间,愣住了。

曾几何时,我有一把让人艳羡的好头发。不仅多,且又黑又直。编成两根麻花辫,每一根比起姐姐用满头秀发扎起来的辫子都毫不逊色。同样的一根橡皮筋,别人可以拧三四道,我的头发拧两圈就觉得紧绷绷的,也因此橡皮筋的消耗量是姐姐的两三倍,妈妈常常感慨道:“你这哪是用皮筋啊,简直跟吃皮筋差不多。”最初别人夸赞我的头发时,我还有一丝窃喜,听得多了,竟有些不以为然是。可能是人拥有的东西就变得不在意了吧。

工作后,我开始跟着所谓的流行,今天染色,明天烫染,后天说不定又重新拉直,循环往复。这么可着

劲地折腾下来,头发除了偶尔抱怨着打几个结难为我外,一直都规行矩步,任由我作。

下意识里,我知道自己会一天变老,但没想过我会有白头发,就像我没在意过母亲是如何老去的一样——母亲已经连上四层楼都要扶着扶手歇两次了。

第一次发现母亲的脚步有些蹒跚时,我简直不敢相信,曾经活力无限、爱唱爱跳的母亲已然是个花甲老人了。很久以前,母亲年轻的时候,我和姐姐常常戏称母亲是我们家的“老太太”,而当母亲的皱纹一道又一道冲击眼帘、腿脚一天比一天不灵便时,我只一厢情愿地认为,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母亲心疼钱、不愿意好好保养造成的。于是,我带着母亲去商场买润肤水、营养霜、去皱精华素,母亲的冰箱里更是塞满了

姐姐拿回来的脑黄金、脑白金……可是,母亲的青春依然如流水般逝去,不可逆转。

如今,轮到我了。

我细细地端详着镜中的自己:两颊有了一丁点色斑,眉间刻下一道深深的竖纹,眼眶下方现出些微的肿胀和黑眼圈;明明是夏季,嘴唇竟然干涩起皮。我愣了半晌,抬手探向发间,想拨去那根刺眼的白发,手背上骤然突起的青筋却深深地刺疼了我的眼。

青春,美丽,爱情,梦想……再光华灿烂的东西,在喧嚣尘世间,岁月的长河里,都会悄然逝去。如同手中的沙子,总会不经意地从指缝中溜走,哪怕握得再紧。

好吧,既然老去不可避免,那就让我坦然地面对吧。

有些记忆,不能原谅,便只有遗忘。

即便如此,比起强留不住的青春,我也愿意笑着。笑看瑰丽的日出、迟暮的日落,静听风声拂动树枝的心弦,轻抚露珠轻吻的绿叶,陪孩子蹦蹦跳跳,伴母亲一起变老,任时光的刀在额头点点勾画,在发间剔除黑色。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,我却

说快乐要趁早。趁孩子尚小,趁母亲健在,趁自己还未丢失那颗模糊的水晶,哪怕错拼的只是那颗粗糙的沙砾。

佛曰:众苦只缘取相,最乐无过明心。我只想坚守微笑,微笑着爱自己,微笑着给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,

和时光这把刻刀握手言和,不再纠结容颜,不再哀叹衰老。

倘有一天,我满头白发,双目昏花,静坐绿荫中细数流年,若家人安好,老去便是时光给我最好的馈赠。我便无所畏惧,甚至心向往往。

老去,彼之砒霜,我之蜜糖。

